

5361



大樹春彦

杀意



0106503

答。

经济与法系列之一

民族出版社

目 录

| | |
|----------------|-------|
| 一言之差..... | (1) |
| 结婚喜宴上的贵客 | (38) |
| 最后的花束 | (65) |
| 第一章 | (65) |
| 第二章 | (82) |
| 第三章 | (95) |
| 红色的河..... | (107) |
| 倒不是坏人..... | (140) |
| 美国的冰..... | (156) |
| 虚构的男人..... | (179) |
| 早池峰山的野人..... | (196) |
| 奇缘..... | (212) |
| 阿鲁克公寓..... | (225) |
| 神探史密斯..... | (249) |
| 没有夜晚的窗..... | (289) |

一言之差

1

“早知道如此，就不该勉强去买高级公寓。人啊，这一辈子不定什么时候会遇上什么事呢。现在每个月紧紧巴巴地还得分期付款。”

季子茫然失措，不知该继续付下去还是干脆取消贷款。由加利是她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毕业二十多年了，她们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可直至今日以前却从未向由加利借过钱。丈夫突然去世，留下自己跟尚在中学读书的儿子，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实在是走投无路。

“平山去世有多少年头了？”

由加利好像猜透了季子的心思，接口问道。

“好夫上初中一年级的那年秋天。至今已有七年了。我家那口子跟我同一年，那时只有三十三岁，所以也没入人身保险……”

平山当时在厨房机器厂工作，在定期身体检查时发现了胃癌，半年后去世。

留下季子一个人，换了几次工作，但总算供儿子上高中。去年好夫顺利地从高中毕业就职于都内宾馆。一年前，由朋友介绍，季子进了一家美容院干活，虽然工钱不多，但她很适合这种皮肤护理的工作，所以打算这么一直干下去。

在这以前，季子他们母子二人住在丁田市的公寓里，好夫的单位在新桥，季子在目黑，每天上下班都得花去两个来小时。

今年四月他们狠下了决心，在驹泽买了套高级公寓搬了进去，为此投入了全部积蓄，还得在银行分期付款。

尽管没钱，可母子二人决定拼命工作，以为总可以再攒起钱来了，没想到此时祸从天降。

休息日，好夫借了朋友的摩托外出时，不幸碰在了大型的机动车上。事故发生时，幸好好夫紧急刹车，没受大伤，只在对方的车门上蹭破了一点皮。那个司机说：“这点小伤不必惊动警察，反正都入了医疗保险，自己去包扎一下得了。”为了慎重起见，他收了好夫的名片就告辞了。

可是事情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过了两天，那个司机带了两个男子来到好夫工作的宾馆，叫出好夫，向他逼要一百万日元的汽车修理费。好夫当然拒理力争，对方态度与两天前截然不同，气势汹汹地威胁他，要

求赔偿。他们的名片上写的是暴力团事务所的名称。

“那么真交了？”

由加利听了，紧锁眉头问道。

“嗯，结果呢，好夫一直反抗，但他们每天去逼帐，还对他的上司说，若不赔偿要破坏宾馆的生意，好夫只好预支了年末奖金，我也在工作的地方借了钱，另外还把家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加进去……”

“真难为你们了。”

“今后可怎么办呢。好夫借的债把奖金全还上也不够，此外十二月份因为是年终，分期付款是平日的三倍，这边我也不好再向工作的单位张口借钱了……还不如把这套公寓转手卖掉呢……”

——话说在这儿，季子实在难以启齿。由加利家里没有孩子，只有夫妻两人生活，另外她的公公在城里还有一定地产，所以一百万日元对她来说是小意思了。

可是，两人之所以一直处得这么好，就是因为从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瓜葛，至少，季子不想从自己嘴里说出借钱的事。

季子抬眼察颜观色，正巧对上由加利犹豫不决的目光。

难道应该我这边先张口吗？

由加利也用试探的眼光盯着季子的脸。

是不是在等我先开口，一百万日元倒也不成问题……她

想。

唉，我们两人处得这样好，这时候伸手帮忙也是义不容辞的事。季子三十岁刚过就死了丈夫，一个人带孩子，而自己婚后生活一直顺顺利利，没有什么挫折。

不过，外人看来一帆风顺，其实骨子里却是虚的……

这样一想，由加利甚至妒嫉起身处逆境的季子来了。

“不过，你受的苦也有价值啊，你看你儿子好夫现在这么有出息。”

“出了这事，还说什么有出息呢。”

“你的生活比起我来有劲多了。”

由加利故意岔开话题，慢慢起身倒茶。快九点了，不过听丈夫的口气今晚又可能回来不早……

“我既没孩子也没工作。要是跟丈夫过得好也就罢了，他又有了外心……”

由加利的丈夫光井胜久比她年长四岁，在计算机软件销售公司工作，两人靠别人介绍认识，结婚两年头上由加利曾经怀过一次孕，最后流产了。后来一直没有孩子，即使这样，由加利一直对性格开朗爽直的丈夫很满意，生活得很幸福。

五年前，她察觉到丈夫有了别的女人。

在追问下，他一五一十招了出来。那女人是公司里一个单身女职员，当时光井答应跟她一刀两断。

但是最近情况又有点不妙，由加利调查的结果，哪儿是

一刀两断，事情越闹越大了。

“那个问题弄清楚了吗？”

今次轮到季子发问了。由加利只对她说过这事。

“嗯，看来那女人果然像是怀孕了。我哥哥雇私人侦探调查过，她早就辞了职，住在中野的公寓里。听她的邻居讲，好像有四个月了，而且打算把孩子生下来。我这次闷在心里，装作不知道这事，我丈夫看来是准备到万不得已时再向我摊牌……”

“摊牌？怎么讲？”

“当然是离婚呗。”

“哎呀……那你打算怎么办？”

“当然不能那么轻易答应。不过……”

“不过实在到了无法挽回时，还可以保证让他付一大笔生活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单方面提出离婚有责任保障配偶今后的生活。”

“是呀，至少能得到现在住的公寓就好了。”

“哎呀，这是夫妇共有财产，两人要均分这点我怎么也不服气。”

大井丁附近的三居室公寓，是大约十年前买下的，也采取跟季子同样的分期付款方式，现在还没付清。这套房子离车站步行要花二十分钟，而且建筑也破旧不堪，现在顶多能卖个三千万日元的价。

“——不，我说的财产不只是现在住的公寓，我还有别的目标呢。”

看季子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由加利就随口说了出来。

“我公公今年七十八了，还死顽固一个人在自己家里生活，那房子已旧得不行，但占地可一百二十坪呢。”

“是上次那位老爷爷吗？”

由加利去给公公打扫卫生时，季子曾经跟着去过。

“是呀，从车站走过去不过五分钟，而且在市中心，现在每坪能卖四百万日元呢。”

“一百二十坪就是五亿日元……”

“婆婆早过世了。我丈夫只有姐妹二人，公公一旦有那一天，扣除继承税，丈夫至少也能得二亿日元。”

“原来你在等那一天呀。”

“是呀，现在答应离婚可不正中丈夫的下怀。”

“你公公还康健吧？”

由加利苦笑着叹口气。

“他本人倒一直嚷着要安乐死，谁知道活到哪天才罢休呢。我明年也四十的人了，我也想与其这样半死不活拖着过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不如早点离婚，开创新的生活才为明智之举，可是老头子不死总是……”

“不就再忍那么几天吗？”

“谁知道呀。啊，要是谁真能让他安乐死，我付多少也愿

意……”

季子一脸惊讶，由加利这才回过神来，收住口。看来最后对丈夫的恨、妒嫉、离婚以及以后的生活，……各种事情搅在一起考虑过多了，所以有点神经衰弱，居然说走了嘴讲出这种奇怪的话来。

由加利脸上浮现出笑容，似乎要把刚才的话推翻似的，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上。

“现在最缺钱的是你呀。”

2

“爷爷他？——怎么死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午，由加利接到了丈夫报丧的电话：公公死了。这时距离她跟季子说那一百万日元的事不过三个星期。

“在被窝里被勒死了。姐姐打电话来说的。”

“是姐姐发现的吗？”

“是啊，刚才她去看爸爸，天这么好却把遮雨的窗子放下来了。姐姐觉得很奇怪，拿钥匙开门进去一看——”

光井良市已卧床两年，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冰冷了。他的脖子上缠着长统袜，是在后面打结的，所以一看就知道是被

谋杀的。光井的姐姐报警以后立刻给光井的公司打了电话。

“我现在就去田端，你现在先在家等着。”

光井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慌忙挂断了电话。

他还不知道自己有情妇的事已被妻子知道了，所以待由加利与往常一样。

他的性格大大咧咧，所以即使是刚刚得到的父亲去世的消息，也听不出有什么悲伤来。

由加利一放下电话就感觉刚才说的话不妥。

光井确实说：“爸爸去世了。”姐姐的孩子们叫爷爷，自己也跟着叫爷爷，这称呼倒没什么，可是一听说“去世了”就问“怎么死的？”显得有些不自然。

不过，丈夫也许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吧。

由加利让自己定下神来。

不过，我自己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其实一听见这个消息，条件反射一样地问“怎么死的”，实际上话里含着“是怎么被杀的”意思。

公公也的确是被杀的。

由加利坐在那儿，心“啾啾”直跳。

那天季子来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那是二十二天前的九月二十九日，季子中午打来电话，说晚上八点左右要登门拜访。她说吃过饭来的，于是喝着茶闲聊了一会儿，后来开始切入正题。

她说儿子好夫出了车祸，要赔偿一百万，为此欠了一大笔债。不过季子最终也没有主动提出借钱，是水到渠成，由由加利自己提出来的。

说话间提到了公公的事，自己不小心脱口说道：“谁能让他安乐死呀，那我出多少钱都干。”

话一出口，看到季子一脸惊讶的表情，由加利赶紧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最缺钱的是你呀。”

不过季子还是满面吃惊，子是由加利补充道：“那我先借给你一百万吧。”

“要真是这样可帮我大忙了。”

“没什么，一百万的话不用告诉我丈夫，我自己可以想办法。”

由加利问了季子的户头，约好第二天给她转帐一百万。并定好一年内还清，还写了个简单的借条。当然第二天言出必行，借给她钱了。

季子马上打来电话感谢。

“谢谢，愿为你效犬马之劳。”

难道……由加利心中嘀咕。

别瞎想，就为了区区一百万，季子不会作这么傻的事的。

两小时以后，丈夫又打电话来。

“现场检查大体完了，警察要问你话，而且我们还得跟姐

姐商量今后的事，你能不能来一趟？”

由加利答应了，挂电话以前又问了一声，“那凶手是谁有没有线索？”

忍不住要问。

“嗯，家里弄得一片狼籍，爸爸放现金和存折的抽屉都空了，看来是偷盗杀人。”

光井低低的声音回答。

“小偷是从浴室的木门潜入的，那木门的挂钩不是早就坏了吗？”

“是啊……”

“我一直想修，拖着没修成。否则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听声音是咬着唇说的。

“小偷真是从那儿进去的吗？”

“那儿开了条缝。不过话又说回来，那种破旧不堪的木屋，想进哪儿都能进得去。不过，从坏了的木门进去，而且又搜装现金的抽屉，看来是对内部情形非常熟悉的人做的案。警察初步这样判断。据推测，爸爸睁开眼看到了罪犯，所以凶手就绕到他背后勒住了他脖子，尸体脸上盖着毛巾，看来是熟面人干的。”

“大约几点出的事？”

“从尸体情况看，可能是昨天半夜。”

“要是小偷的话，一定是个男的啦。”

由加利奇怪地下断言。

“不，那可未必。”

“哎？为什么？”

光井似乎在犹豫说还是不说。不过最终还是压低声音答道：“刚才我听刑警小声议论，好象邻居昨天半夜两点时偶然从厕所窗户里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向我们家走去。”

光井最后说总之赶快来吧，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由加利一边作出门准备，一边想着丈夫的话。

小偷从浴室的木门潜入——

从尸体脸上盖着毛巾的情况看，可能是熟人干的——

一个女人的身影向我们家走去——

婆婆去世九年了。由加利每月去公公那里两三次，帮他打扫一下卫生，拆洗一下衣物，尽尽义务。这些工作是跟家住川口的光井的姐姐轮班干。

遇到作法事以及年终大扫除之类，有时也请季子去帮忙。好像有一回还托过季子，让她从美容院下班回家的路上顺便去公公那儿看一下。

所以，公公跟季子很熟，而且她也很了解家中的情况……

不管怎样，既然公公多蒙她照顾，礼节上也该通知她一声。

这样一想，由加利拿起了电话。

拨通了目黑那家美容院的电话。

“季子今天请假了。”

美容院的人回答。

“今早来电话，说突然感冒了，不过昨天还好好的呢。”

季子的工作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主要是给客人做按摩，皮肤护理，有时还要上门服务。

由加利又往季子公寓打电话。

电话铃响了一会儿，终于电话筒被拿了起来。

“喂？”季子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

“我是由加利，听说你病了？”

“嗯……有点感冒。”

“可是听说昨天白天你还没事——”

由加利唐突地问。

“你昨晚去哪儿了？”

对方似乎咽了口唾沫。

“没有啊……我在家里待着。”

“跟好夫在一起？”

又一阵沉默。

“好夫昨天去修善寺旅行，今天傍晚才回来。”

那昨夜是你一个人……由加利心里说。

3

光井良市被害一周了，凶手还没有找到。

警察仍认准是对这家熟门熟路的人作的案。动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了偷盗，罪犯从浴室的木门进去，进了里边的卧室。因为他（她）知道现金和存折在那大衣柜的抽屉里。本来是想悄悄偷走，没料到良市睁开了眼看见了罪犯，于是罪犯趁他嚷嚷之前用尼龙丝长统袜勒住了他的脖子，然后用家中的毛巾盖在他脸上逃走了。

不过，另有一种意见，是因为良市单身一人住的房子和地产值五亿元。

继承人是长女与长男。据调查，他们二人都想早日继承遗产。四十六岁的长女伊藤孝子，丈夫是制药公司的职员，有三个孩子。现在他的一家住在公司的职工宿舍，拥挤不说，而且很快就要到了年龄期限，不得不从那里搬出去，她常常流露出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意思。

四十三岁的长子光井胜久在计算机软件销售公司工作。他与妻子两人生活，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正在分期付款。不过据传言他有情妇，这点调查人员已有耳闻，对方是过去在公司工作的美纪子，两人的关系已持续五年有余了。

刑事科长找他训问，他在对外部和妻子保守秘密的条件下，承认了这一事实。

“我让美纪子住在中野的公寓里。房费，生活费由我及她本人的贮蓄对半负担。我正在寻找时机，打算与妻子离婚，与美纪子结婚。时机吗？老实说越早越好，因为美纪子已怀孕五个月了。”

你妻子会同意离婚吗？对这一提问，他回答：

“难呀，不过我以前跟律师商谈过，据他讲现在的女人不会太固执，只要有钱怎么都好办，给她充足的补偿金和生活费，说不定她会答应呢。”

很明显，为了支付这笔补偿金和生活费，他也在盯着父亲的遗产。

但是，这两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良市的死大约在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至三点左右，长女伊藤孝子和她丈夫，光井胜久和她妻子由加利都在家中睡觉，这点夫妇互相作证，当然夫妻的证言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不过半夜在家中睡觉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没有他们深夜外出的证据。

光井的情妇美纪子正巧回娘家，她的父母及哥哥一家可以作证她不在现场。

“有作案动机的人委托没有直接作案动机的第三者杀人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事件发生后一星期过去了，一位年轻警官提出这样的看法。

“不一定是职业杀手，也可能托的是知心交底的朋友。当然报酬可能是钱了。我想犯人不一定是凶悍的男子。对手是老人，又是在他入睡时袭击，即使是一般主妇也能办到。”

事件发生后，邻居说事件的同时刻，曾从厕所看到一个女人模样的人影往良市家中走去。

夜深十分，这条街上来往行人极少，所以这个证词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警察的意见被认为是太不现实，付诸一笑了。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案，可是一家周刊杂志上登载了这一孤寡老人因拥有五亿房产而被谋杀的事件。报导透露，委托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平山季子读了这篇报导，一周都心神不安，心中说不出什么滋味。

最初得知这件事是从尸体被发现当日，由加利打的那个电话中。可是，由加利在通知前，先莫名其妙地质问：“你昨晚到哪儿去了？”

回答在家，她又接着问是否跟好夫在一块儿。

由加利不是在询问我是否在作案现场吗？

当时只顾吃惊老人去世的消息，就没怎么在意。

遗体解剖后于第二天傍晚送回家。第三天也就是十月二